

在AI潮流中锚定价值坐标

——读《上善AI：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》

●李永华

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AI“无所不能”的时代。不过，在欢呼机器越来越“聪明”的同时，也需思考：AI“能做什么”与AI“该做什么”？倘若放任AI专注在“能”的轨道上自由发展，当它“超能”于整个人类社会时，人类还能否驾驭这股力量而不被“吞噬”？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王江平的《上善AI：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》，便是一本思考此类问题的书。

关于“AI该做什么”，作者试图从技术、文化双重维度予以解答。他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上善若水”之义，来观照AI这一现代技术——理想的AI应该如《道德经》“上善若水”说的那样，利万物而不争。利万物，即AI应该以造福人类为宗旨，而不是以效率为唯一标尺。不争，是不与民相争，不与人性为敌。作者并不打算在技术细节的迷宫里打转，而是要把AI治理这件新鲜事，汇入中国思想的古老河道，在源与流的交汇中，用人类最真的哲学逻辑破除科技浪潮给人们带来的思想迷雾。作者提出，当人工智能成为影响社会运行的新变量时，我们应当理解它并规范它，使之能够增进人类福祉，不损害人的尊严与主体性。相较西方人工智能专家将AI比作“幼虎”而言，“水”的意象更为中性，其为吉为凶，取决于人如何治之。

从内容上看，这本书大致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：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其时代背景进行总体把握，对AI治理问题进行系统梳理，力图从中国文化与中国治理经验中寻找回应这些问题的思想源泉。作者力求把技术、制度、伦理、文化与人的问题贯通起来，从而使这本书有了超出产业观察和科普读物的思想分量。

书中从“AI十问”说开来，直面现实中已经显现的AI伦理问题：谈算法偏见，书中枚举一个招聘软件如何系统性地过滤掉特定求职者的简历；谈数据隐私，作者追问，当人们的步数、心跳甚至情感都成为商品时，“人”还剩下多少不可让渡的领地？这些案例，试图告诉读者——AI伦理挑战就发生在我们每天解锁手机的瞬间。AI的“技术奇点”（奇点本是物理概念，喻指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时刻）或许遥远，但治理与伦理的决策奇点已迫在眉睫”。

面对如何完善AI治理框架，作者提出，要实现“人机对齐”。人机对齐体系的搭建绝非易事，无法依靠单一领域突破完成。它是一项涉及技术、伦理、法律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。要想建立真正和谐的人机关系，必须超越以外部反馈和规则遵循为主导的“弱对齐”模式，转向AI本身与人类价值秩序、伦理规范同频共振的“强对齐”或“超级对齐”模式。为此，作者提出“文化对齐”的治理理念，从价值对齐、制度对齐、哲学对齐三个层次把握实现人机对齐的路径，推动AI向善发展。

“对齐的实现，无法仅靠单一主体的善意，必须依靠宏观治理生态的系统性支撑。”在书中，作者进一步阐释全球AI治理的必要性。他认为，尽管全球AI治理呈现出地缘政治博弈的倾向，但在共同的挑战面前，多边共治、技术普惠终将势不可挡。同时，从各国AI治理策略的差异中，他敏锐地洞察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，“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技术本身的‘恶’，而是其所嵌入的社会土壤存在弊病”。书中提出，在不断提升AI道德感知能力和价值判断水平的同时，人们更需要自问：我们自己是否牢牢锚定在“实现人类整体福祉”的价值坐标上？

作者看AI，还看到了其“深”，他发现AI深刻地嵌入了国家竞争和全球秩序重组的轨道中，成为国际博弈的新支点；深刻地进入公共生活之中，成为社会运行的新变量；深刻地触及了人的生存方式与价值意识，成为文明思索的新契机。而这本书，则以深入浅出的论述方式，为解决时代新课题提供了思路。它不承诺给出终极答案，但提供一种辩证的思考姿态——在AI技术高歌猛进的时刻，保持一点“上善若水”式的迂回。这不是软弱，而是另一种智慧和勇气。毕竟，水看起来至柔，却能穿石。

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



文艺评论

情·义：文化出海深植参天大树——评影片《给阿嬷的情书》

●海钦 李树榕



没有断裂有两个原因，第一，我们重视血脉延续，更重视孩子的培养，即便沦落他乡受尽苦楚，想到有家有孩子，就有希望。这是我们的文明源远流长的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就是汉字。不同于其他文字，汉字的单位及组合包含了很高的信息量，经过数千年的淬炼沉淀，文字能够传递的早已不是单纯的语义。无需雕琢，朴素的侨批言语就能给每个华人营造一个跨越时空、感人至深的精神家园。与其说木生、淑柔和南枝是因情缘，那么几十年间南枝和淑柔的“情书”才真正把苦涩的海路变为血脉的纽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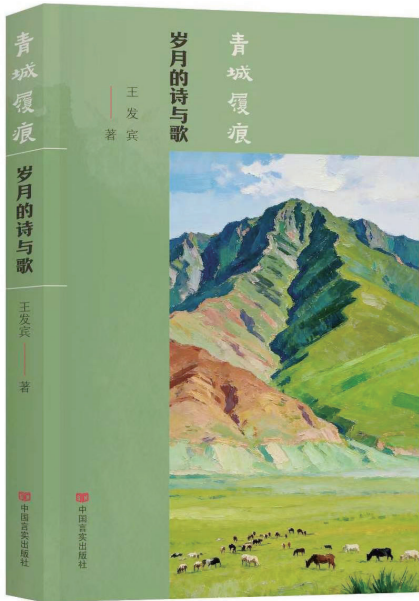
用情义书就的南枝寻根之旅。影片开场的字幕很醒目：做人要有情有义，无情无义不能交往。翻开《说文解字》，当笔者查阅“情”字的时候，就这一个字的解释是：情者，欲也。就是欲望。木生的情，只有一个想法：就是想跟妻子团圆。回不去就是想让老婆和孩子健康平安。淑柔的情，是盼步出柴门大半生的丈夫回来，他要平安要“家”完整。唯有南枝的情是被一步步启示的，她长在他乡，性格独立，虽被一个传统潮汕父亲养大却总可以让父亲遵从自己的意愿，数次让老传统的相亲落空自己却并不以为然。她生活在泰国华人的圈子，但她的内心似乎始终都没有被激发，到底要什么？她也在等。

“铁脯”木生的闯入，让她一开始只有对他霸道吝啬的厌烦，直到木生的侨批和他张罗的谢家旅馆学堂出现，南枝才开始一步步了解，理解在从林法则中奔命的华人心理坚韧守护的东西。她的情转变了，她想去参与学习了解这种文化，想知道

充满诗意的故乡恋

——《青城履痕·岁月的诗与歌》读后

●李一非



内蒙古自治区著名作家王发宾今年3月出版了散文诗集《青城履痕·岁月的诗与歌》，这本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新著，是王发宾在出版四本诗集之后的散文诗集，是他46年文学之路上的最新成果。这本书的序言由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田明撰写，在书的封底上印了我写的一段评语，我有幸在书印刷之前就阅读了全书的电子版。我过去给王发宾的诗集写过评论，对他的写作很关注，这次我边读边赞叹他在艺术上的新成就，并为之感到骄傲。

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王发宾的这本新著是他语言艺术上更加成熟的表现。它能够写出散文诗化语言的特点，可见他在语言创新上下了大功夫，这让他从诗走向了散文诗。第一个语言特点是诗情画意，他常常运用生动意象，形象鲜明的词语和句子来创造视觉和感性上的效果，达到心灵上的审美境界。比如他在描写呼市景点哈达门时写道：“心，一直向着远方，在月光走进夜晚的时候双手捧起一条河的流动，有时飘在山顶，有时落在山村，白云擦拭着探索的脚印，一颗心驰骋纵横。大青山将哈达铺成山门，迎接归来的英雄，松涛绣起云纹，一望心就跟着辽阔走动。”一个平常的景点，在王发宾的笔下就变成了诗，变成了画。第二个语言特点是抒情性，王发宾在本书运用散文诗化语言时能够调动豪放激昂、深情抒发的口气来表达内心的情感。例如他在写到阴山之南的万家沟水库时，情不自禁高声说道：“极目远眺，山山相连，水水同源。这座静默的工程以钢筋混凝土的坚毅，书写人类与自然的共生诗篇，啊！我高喊，美！”第三个语言特点是修辞手法丰富，在散文诗化语言中王发宾运用多样的修辞手法，比喻、借代、排比、重叠等等，增强了散文诗的艺术感染力。第四个语言特点语言精练、简洁、明快，突出表达真挚的情感，将作者内心的感受转化为文字，使读者能够感同身受，产生共鸣。

王发宾运用优美的语言，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意义，他在本书的辑七中的11节“守望相助的历史辉煌”中鲜明地点出全书的主题：“这便是呼和浩特的光辉历史，本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，把风霜酿成了甘甜的酒，把共生的岁月写成了不朽的诗。这辉煌属于过去，属于现在，更属于未来。”于是主题成了全书的结构重心，那些形散的文章都凝聚在它的周围，烘托着主题，真是形散而神不散。在辑一的13节“夜面与土豆的联姻”中作者写道：“打开心灵，乘一袭晨波，伫立于山巅，望一片夜面的成长，是洗涤心灵的过程，每吃一顿夜面窝窝，就像走进殿堂进行一次默诵，舌尖拨动着火辣辣的声音，一点油花穷尽了苦难的威风，有你，有我，大家都有，这份北方的激情早已进化成合作的基因。”由吃夜面想到合作，想到团结，想到守望相助，形散神聚，这就是散文诗结构的力量，使得全书的结构自然流畅，各个部分之间衔接紧密，逻辑清晰，再配上散文诗自然思辨的节奏与韵律。散文诗的美感，自然而然地感动了读者。

近几年写呼和浩特文学作品多了起来，其中写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的作品居多，王发宾的散文诗主要是写感情，写他对家乡的热爱，让读者再一次体验到艺术是情感凝铸的形式，由于他爱家乡爱得深沉，他写家乡才写得深刻，他只用几百字写出塞上老街，是我看到的写得最生动的塞上老街，书中许多这样的章节段落都可以独立成篇，都显现了作者独到的见解和哲学的思考。

王发宾的这本书显示出他又迈入了一个文学高峰，预示他将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能够在这本书的封底留下我的文字，内心很感动，很想在本文结尾处再次写出这些文字，正如王发宾书中说“重复是一种生命的存在，也是一种生命的创造。”

在此，我重复将封底语写出：

他曾经游历过许多名山大川，那些各具特色的风景，激起他对故乡的思恋。

他爱故乡的夜面，山药更好吃；爱她的羊皮袄更温暖；爱她的二人台、爬山调更入耳；爱她的马头琴声更迷人；爱她的黄河更浩荡；爱她的长城更壮观；爱她的大青山更雄伟；爱她的敕勒川更辽远；爱他的草原更广阔；爱她的城乡飘炊烟……

他把真挚的爱，凝聚成这本散文诗集。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向世界讲述故乡的故事，让世界走进故乡，让故乡走进世界。



书评评点

山河向远

——品读路远、孙海涛长篇小说《大西迁》

●高金鹰

捧起《大西迁》，开篇雄浑苍茫的文字瞬间攫住心神。旷野之上西风呼啸，残阳如血坠落大地，天地界线朦胧虚幻，扑面而来辽阔大荒的苍凉质感，让我不由得联想到《山海经密码》初始天地混沌、山河漫远的气韵。“西风烈，残阳滴血。地平线是虚幻的……”短短数句，勾勒出草原旷野的寂寥壮阔，铺展开整部作品史诗般厚重宏大的底色。

小说引子与前六章缓缓铺展开时代的底色。烽烟不熄的草原暗流涌动，清廷权衡边疆局势，定下察哈尔军民西迁戍边的国策。故土之上，寻常牧民听闻远行诏令心绪纷乱，世代栖居的家园、难以割舍的亲情横亘前路，各色人物次第登场，描摹出草原众生面对别离的惶惑与不舍，也悄悄埋下万里征途关于苦难与坚守的伏笔，正式拉开这部壮阔迁徙史诗的帷幕。

宏大的框架之外，《大西迁》最打动人之处，在于史诗叙事之下，始终温柔凝视一个个鲜活具体的普通人。小说依托乾隆年间察哈尔部民众万里西迁戍边的真实历史搭建骨架。傅恒、安泰、阿桂、兆惠、明瑞等重臣名将依次登场，构成这场万里迁徙的时代背景。但作者没有局限于朝堂谋略、军政大事的复述，笔墨不断下沉，投向被时代洪流裹挟、路上漫漫长途的普通察哈尔儿女。

所以我們读到的，不只是一次承蒙国家使命的长途迁徙，更是一曲关于生存、爱恋、坚守与信仰的微观史诗。草原子民挥别世代栖居的故土，向着遥远的博尔塔拉草原奔赴。漫漫长路风雪相伴，艰难险阻无处不在，察哈尔兵士与义婚女子彼此扶持、相依前行，苦难之中生长出绵长温情。书中冷静铺陈准噶尔地区纷繁复杂的历史风云，可真正直击心底的，是普通人在离别、求生、相守日常里生生不息的坚韧，以及永不冷却的人性温度。

作品尤为难得的，是对个体命运，尤其是女性命运细腻深沉的观照。第十章《女人是一汪清泉》里，少女布金与小乌日图、阿苏和之间缠绕交错的情感，超越浅层的儿女情长。在艰苦卓绝的迁徙路途之中，这是人们内心对慰藉、归属与温暖本能的向往。布金如同一面镜子，照见西迁队伍里无数女子身不由己的命运，承受别离之苦，在重重困境之中，依旧保留人性柔韧的微光。

迁徙路途的残酷生存困境，在第二十三章《断粮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漫长跋涉耗尽粮草，饥饿、干渴持续折磨队伍里每一个人，生存成为最大难题。作者没有空洞呐喊悲壮的口号，而是聚焦众人争抢一口干粮、寻觅一汪清水的细微场景，让读者切身感受深陷绝境的煎熬。

叙事行至第二十六章《闯关》，故事由内部生存挣扎转向外部浴血抗争。作者刻意避开惨烈厮杀的直白描摹，着力塑造特里根主动断后、奋勇冲锋的身影，那份明知前路凶险依旧义无反顾的牺牲，让西迁路上的奉献变得具体可感。察哈尔骑兵小恩克冒死求援，身负箭伤；厄鲁特人班巴目睹流血牺牲满心悲痛。文字褪去宏大口号，静静注视历史尘埃下的个体，普通人难以抚平的创伤。

第二十八章《绝处逢生》意蕴悠长。经历断粮绝境、闯关血战，这四个字恰似穿透夜幕的一缕微光。布金和千千万万西迁民众一同持续向前跋涉。这份“逢生”，不是轻易得来的圆满结局。行军漫道中，希望如同荒漠甘泉，珍贵又脆弱，时隐时现。正是这种书写方式，反衬出迁徙之路的艰辛，绝境之中不肯屈服的生命力，才更加真实、震撼。这也是《大西迁》极具深度的表达：苦难从不轻易馈赠希望，也正因无尽磨难，微弱的新生才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。

渡过重重难关，故事走向新生。傅恒、阿桂等边疆将领运筹布局，筑城、屯田、通商，为远道而来的察哈尔民众谋求长久安身之所。一道道治理举措看似冰冷，背后承载着安顿万千家庭的期许。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那些抗争、相爱、坚守的普通人，成为宏大历史最生动的注脚。

《大西迁》的珍贵之处，是拒绝将历史封存成冰冷的文字标本。在宏大的家国叙事之下，班巴、小恩克、布金、阿苏和普通人一样拥有喜怒哀乐、爱恨悲欢。他们以血肉之躯丈量万里疆土，用坚守铸就一个民族永不磨灭的集体记忆。

它不单是记录迁徙历程的历史小说，更是一首献给所有前行、守护、热爱生活的平凡人的赞歌。